

下列引文分別為馮至〈教育〉、簡媜〈那個星光燦爛的所在〉二文的節選、改寫、摘錄，其中有關教育的故實、詮釋、觀點、批評，頗能啓人深刻的省思。請仔細閱讀，生發感想，結合自己的經驗、認知與理念，以「我們應有的教育」為題，作文一篇。

幾年前，和一位研究哲學的朋友閒談，他是在歐戰爆發後從德國回來的。他說，他回國前在德國和一個哲學教授告別，那教授向他說：「你回中國去，要多帶幾部康德全集，將來德國也許會有一天，連一部康德全集都尋找不到，到那時我們好到中國去找。」

這段談話，據這個朋友說，是以一種詼諧的口氣說出的，但其中好像含有無限的悲涼。我聽了朋友的重述，卻不很了解這話的含義，當時只有姑妄聽之，並沒有記在心裡。

最近卻出乎意外，在報紙上讀到一段驚人的記載。是一篇蘇聯測驗一部分德國俘虜的報告。那報告裡說，在這一大部分被測驗的德國青年兵裡，竟有十之七八不知道歌德是怎樣一個人。我讀了覺得十分驚奇。我心裡所起的疑問，和幾年前聽友人轉述那位哲學教授的談話時所起的疑問一樣。但是如果蘇聯的測驗報告是確實的，那麼那位教授的談話也就不是空的感慨，而是一句經得起檢驗的預言了。

然而我心裡還在納悶，僅僅十二年不到，德國人的知識就會簡陋到了這樣地步嗎，連歌德是怎樣一個人都不知道？可是我再一轉想，這些德國青年兵在十年前還都是些乳臭未乾的孩子，而人的知識的增加最重要是仰仗從十歲到二十歲這十年內的教育，假如在這十年內德國的教育不使他們知道歌德的名字，他們自然也就可能不知道了。

這樣的教育，是不著重培養人的個性，而是要把人造成一個固定的定型，所以他們教育的目標不是完整的人，而是執政者的奴隸，只要忠于執政者就行。康德也好，歌德也好，對於他們都是多餘的。在當時的德國，小學校門前常常有這樣的標語：「你是無，集體是一切。」這就是說，你自己什麼也不是，你隨時隨地都要委身于這龐大的集體。在這樣的集體裡，人人都沒有個性，人人都覺得自己是無，人人都可以做些不負責任的事，儘量發展他的殘暴，歸終是誰負責任呢？是那個抽象的「集體」。

(馮至〈教育〉)

教育何等大事，不能教育部管一部分，安親、才藝班管一部分，家庭再自力救濟一部分。三者之理念、方法嚴重衝突，於是最壞的情況發生了；補教抓住家庭的「競爭焦慮」，填鴨進補觀念一致，遂形成結盟，與現行的教育理念隔空對作。

為什麼十年前路上的大石頭到現在還是大石頭？原因無他，每個路過的人不認為這是他的事，最重要，不相信自己能移動它。

當我回想年少時的學習所得，課本與老師給予的養分占三分之一，課外閱讀占三分之一，另三分之一來自生活歷練；三者相互沖激、融合、支援而促進了思想的成熟。

我帶著夢想地圖、勇氣與自信離開校園，走人生路。我得到學校所能提供的最好培育，得到老師所能給予的最珍貴教導——以認真負責的態度、關懷的眼神、充滿感情的聲音、細膩的詮釋做舟做橋，把渴望精神食糧的我引渡到巨大靈魂面前，任我盡情吸取、提問、解答，進而想像與巨人等高，見其所見、感其所想、疑其所疑，逐漸茁壯，更旁食課外讀物、文學巨著，得到磨刀練劍的機會，印證人性層面與終極價值。行路至此，回頭看為了聯考而設計的考卷，焉能不失笑：何其簡單啊！

也許，所有還在校園的人都值得一問；老師問：我的學生離開學校時，帶走一疊考卷還是一份夢想地圖？那些身上光芒十分耀眼的少年亦應自問：青春時光裏，最值得爭取的是一張一百分考卷還是藏寶圖？

要問！不問，怎知人生會浪費在什麼事物上？不問，怎能找到這世界這人生理應為「美好的你」專設的那個——星光燦爛的所在。

(簡媜〈那個星光燦爛的所在〉)